

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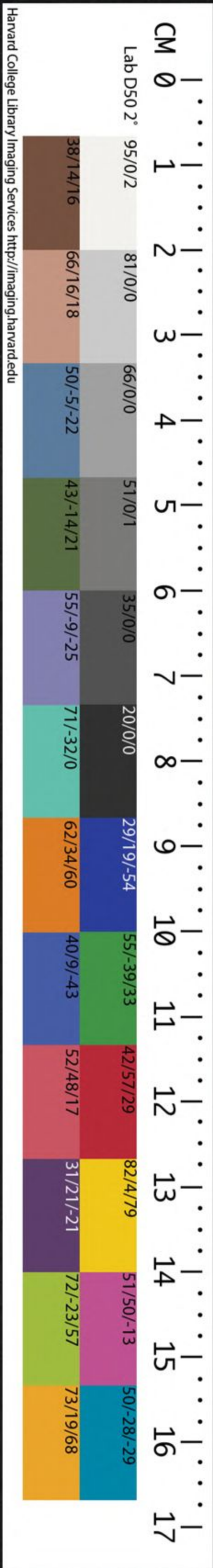
卷十四

T 2455/17

8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h# 2455.17



晉書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
 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
 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
 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
 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眾命賢惟德是
 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
 須簡授而自頃眾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
 高行絜好古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平太守志在
 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西川中興
 氏書

禮

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書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

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于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

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指咎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
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
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
太常奏以惡謚崔爽歎曰魏顛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
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疋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
不就伯父疑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
馬有蹠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
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
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
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

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
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部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
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
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
之朝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御史
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
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
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
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
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
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

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劬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儿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

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稅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

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淨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

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斂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斂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畱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聞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斂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于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旣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

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天兮或
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
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
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
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
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
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
多故機變屢起斂常靜默無爲叅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
酒時越府多僞異斂在其中常自神王一作豫州牧長史河南郭
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斂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
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斂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
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斂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

之鄙官從事温嶠奏之斂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多
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斂
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與其
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斂而斂乃頽然已醉憤墮机上
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
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斂交斂卿
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斂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卿我自
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
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
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

當權熏灼内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
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
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
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
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
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叅征南府累遷
黃門侍郎封關内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叡
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
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
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

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
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
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
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
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内侯印綬
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
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
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誆遂
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
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烏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
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
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

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
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
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
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
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
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
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
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
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
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
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

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
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
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
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
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
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
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
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
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爲非理也禮
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
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
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

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老篤老不求
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
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
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常其時也姬公畱周伯禽之
魯孝子不墮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
從政之限制除爵土是爲公且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
首也石奮期願四子列郡近大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
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
聞之悼恨前夫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
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
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
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

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
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始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
職内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
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
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
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
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
人在家孀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
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长假飾
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
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
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

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名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勗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勗坐免官初勗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

取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勗以爲愧恨至是毀純勗旣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粦粦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粦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

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名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

二千里違舊章矣粵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若等奏粵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粵等八人付廷尉科罪粵父純詣廷尉自首粵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粵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畱中七日乃詔曰粵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粵是議主應爲戮首但粵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巧其死命秀珍粵等並除名

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一作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命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城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

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用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

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
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
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
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
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鄩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
人滅鄩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
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
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
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
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
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
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

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
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
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
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
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
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
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
爲博士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
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
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
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斃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
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女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狗義祭酒遺
榮謀甫三爵酣營斯作象旣攘善秀惟輝惡專獻嘉謀幾趨鼎鑊

書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 終

魏氏國書

晉書五十一

魏氏國書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
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
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汝今年餘二
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
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
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
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
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

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
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
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
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
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
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
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
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
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嗜聾之徒天下之有道
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
益也然則一本無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
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福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

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
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
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
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
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
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
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
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
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
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

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

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已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序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迓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遊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

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
聖朝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
闈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宜刑錯
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
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祭抱弊褐之
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
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
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
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
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
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
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
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
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
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
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
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
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
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
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
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
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繫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
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遜竄

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
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
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
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
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眾人守不
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
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
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
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眾吾亦怪
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
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
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

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
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
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
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
人網不閑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
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
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
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
當暑煩煩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
今困劣救命呼喻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追天威扶輿就道所苦
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
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

器況臣糠糲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費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交交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

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

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周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

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痛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遽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阮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條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

耐耐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者素士服望門輒下

而進王敦遣從弟廩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用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弼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廩旣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廩迎杜弼冀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林道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一作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

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
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
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
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
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燿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
日以鑿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
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像輜塵于市北兮瓶壘
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
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
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
之號節兮恐墮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
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

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旻三后之在天兮歎聖
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
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輿兮
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
兮思摠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
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鑿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
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廝徒
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
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壘壘而愈新挹
玉膏於萊嶠兮掇紫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
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墮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
木覽玄象之韡畢兮仍騰躍乎陽一作湯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覲朱
明之赫戲莅群神於夏庭兮迴蒼梧一作桐而結知纒鷓一作鷓明以承旂
兮馭天馬而高馳讒義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
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歲一作歲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
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蠲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
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
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
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冕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
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
所滴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晒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
於耳目備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
廓而凌虛登閭闔而遺一作遺脊兮頽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

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
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
兮臧考祥於婁句跼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
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
勞兮欲之者一作也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爲匠乾以爲
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
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
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颺颺
而遐游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
易而會難願大響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食會司儀於有始兮延
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
狼弧翺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

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轆輶整旅兆司鬱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
豐隆軒其警衆兮鈞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
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
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微霍兮仰流旌垂旄
焱攸穢纒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
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
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
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適降而速邁華雲
依霏而翬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燼兮辭天衢心闇易兮識
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
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舉賢良與夏侯
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

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
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
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
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
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
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
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
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
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
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
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
濱山嶽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

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

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愨委命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群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河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竒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于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騏驎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巖巖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

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

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認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頊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

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暮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社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

束皙

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鑿從女棄之鑿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皙誠感爲作歌曰東

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
束長生哲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麩諸
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
其辭曰束督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藻考
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
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
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
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
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
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
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
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甯武

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十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
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袞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蓋亦因子都
而事博陸憑蠲首以涉洪流此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
徒屈蟠於埴井眇天路而不以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且
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識悔
遲而忘大朋盍之義務疾亦能登一本闕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
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何枯儒學自枉囚大道於環堵苦
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力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
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
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
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
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蛸也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

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
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群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
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
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
作朝遊魏冢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寒之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
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
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壁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
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息乎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
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無整纓之請上下相安率
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禮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

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去舉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
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
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不瑣瑣不能迴西鄰之寇平
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
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
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一作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
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
之糈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
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
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
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
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無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

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謀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
華見而竒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瑒瑒召督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
是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瑒欲廣農督上議曰伏見詔書
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
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讐二曰地利無失
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
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典理疆畝於原隰勤蔗藜於中田
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
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
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以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
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
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

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會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
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犴羊取之清
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
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
致者也昔騅駮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
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英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滂人
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焉鹵成原其利甚重
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被此亦谷口之謠
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
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
於畚耒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
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

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
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
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
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
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
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
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
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
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
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
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

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
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
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
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
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
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
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
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
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暫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
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

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
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
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
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
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
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
爲相國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
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
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
篇行于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
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
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
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
薦接於原曰夫駢騶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
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
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
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
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
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
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
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頡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

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
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
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榮
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
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
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
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
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
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
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
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
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

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
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
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
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
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
乖砭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
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
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畱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
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
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
爲允當又撰列一作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
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

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牧斯固有晉之高入者歟洎乎篤終立論一葬昭儉旣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旣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驥足空六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華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垂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群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終

西川忠貞堂
氏閣開中

晉書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旣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旣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

西川忠貞堂
氏閣開中

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陲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

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管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董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廢主聽用

蔡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
威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
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
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
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
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
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
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
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

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
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
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
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漏
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
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
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
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
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
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
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刑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
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

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易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

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毋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墓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畱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為

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
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飢饉詔三一作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
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
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
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
厥猷子大夫韞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
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
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
代故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
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
路斯誠群黎之所欣相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

不立對曰政刑之宜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
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
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
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
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
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于賞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
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
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
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
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
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

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其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
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今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
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
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
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
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
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
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
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
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
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
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
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
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
農者之殖礎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
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
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
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
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僚不
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
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
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

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食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種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咨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

得人而對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種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藝倫攸序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一作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

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諱吳黃門郎譚暮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

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一作敘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辨此理而後

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竒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曰昵云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

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曰
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
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上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
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首斯之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
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安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淆六
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也祖軋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
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謀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
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正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
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
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
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六響卦亦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
賢一作設重爵以待士急善於饑渴用人疾於影響杜佞諂之門

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是出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
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
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
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無貳之心而吳人赴
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
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一作蜀樓岷
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
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
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
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閩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
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
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

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騎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
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
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
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
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代
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
人常誠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戟干戈苞以
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使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大法
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
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令應有
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
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

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
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
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
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
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
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
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
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義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
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
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
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
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

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竒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

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

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

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

服闕爲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

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客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巳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盲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

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珽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爲分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聞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

十志力日衰素食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始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歎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始

表甫

淮南表甫字公胃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
 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一作穀中之美莫過稻
 稻不可以為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
 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
 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
 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
 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
 疆吳美寶皆人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

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
 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邁軸有懷於干祿卻詵等並
 韞價州里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
 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思一作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
 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中堂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
 贊曰卻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曾飛龍津派
 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

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
 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魯
 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
 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為孫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

晉書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彪 臧尚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竒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卽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

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懿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廩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于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

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籃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檀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謚

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子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

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旣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王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籠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

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龔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旣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人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

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邇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旣

廢非其罪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

於小坊中絕不與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怒用啓朕心

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旣茂髫髻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沈菽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于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寃寃旣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

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諡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聞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旣逼廢非命而没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卽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諡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

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
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
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
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
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
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
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
恢掇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終

西川屯鳳臺
氏謝南中甫

晉書五十四

西川屯鳳臺
氏謝南中甫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
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
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
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
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
遂卑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
宗祊蒸禋皇祖于祖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

驅熊羆之族霧人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
亂或師無謀律喪威愆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
沒長沙相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
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賞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
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
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千紀旋皇輿
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
既次羣凶側目大業不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
軌獻心因令圖從政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
之以節儉疇諮俊茂以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
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爲師傅周瑜陸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
統程普賀齊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
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
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
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趙雲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
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楚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
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
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陸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

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
之將喪氣挫鋒勢咽口實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
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北
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
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庶尹盡規於
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
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
晨服之虞而帝業日隆天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
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
績范慎以威重顯丁本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
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豐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
運而發卒散于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
隊軍水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
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
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
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
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
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
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
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

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愾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

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

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雜本缺二十字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

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手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間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

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叅軍
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
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
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
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
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
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
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
故不從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
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一作循何則修一作循心以為量者存乎
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
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

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
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本集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本集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本集
勢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
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
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素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本
無此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本久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
阡陌之上况乎世本集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
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
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悅

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
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
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
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字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
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
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
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
方本集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
怨刑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本集謂足以夸
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聞成敗之有會

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
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
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
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
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
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
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劬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
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
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
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
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
制始於黃廣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
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
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
已得與之同愛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
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
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

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日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又益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
教之廢興設準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
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費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
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
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
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
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乖後嗣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
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

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慕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

篡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闕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招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云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鬲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

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雖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叅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中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右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爲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恰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

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竝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

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練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

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

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今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閭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

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從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襲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措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大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
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
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
帝之祀矣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
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
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
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
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
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
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
懷不敢不獻昨聞敎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
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

且聞重敎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
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
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
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
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
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臺秀檢校其事
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
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
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
失之機敢竭愚顛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
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卽前

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叅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任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一作子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

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
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
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
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
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
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
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
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廻舒
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
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

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
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亢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
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
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
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
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
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
所罕有常安翰竒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
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
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

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
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是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
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豐鍾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
人事乎

晉書五十四

列傳二十四

終

魏川世鳳園
氏書印

